

味道

# 运河鱼香

郭之雨

奶奶的房子青砖青瓦，坐落在河道的石岸上，石岸下便是说不尽的运河。

住在这儿的老人说，那时运河边的农家，叫渔家，几乎家家有船，连同来往的高船，多得像水里的鱼。一旁的年轻人说，这都是神话吗？自打他们记事，满河筒子都是芦苇，死死活活的一线水。船没看到，倒是有人套着充气汽车内胎，用网兜捞鱼。还有就是那个钓鱼老头，多少年了？如果他是一棵树，恐怕早高过石岸，长到云彩中去了。

钓鱼的老头是爷爷，鱼是钓给奶奶吃的，奶奶吃鱼，只吃运河的鱼。奶奶是被运河的鱼水养大的，河水对她充满诱惑。奶奶没有离开过运河。她要守着爸妈，爸妈就睡在堤岸外的黄土下面，活着的时候，枕着水声入梦，现在更是，而且永远。何况还有一个男人让她生活在一种信念中。

男人是爷爷。爷爷对奶奶来说，是天赐也是恩赐！她永远记得那个最灿烂也最残酷的傍晚。即将

沉没的落日，染红了天空和河水。远方沉雷隐隐，有经验的人判断，上游在下大雨。容不得往下说，高出水面半米多的浪头，翻浪而来，河水暴涨。水里有几个箱子漂浮过来，沿河住的人把漂浮的东西叫河利，凭本事，谁捞到是谁的。都说淹死的都是会水的，有时是胆大贪财的。他们低估了运河水，先是鼓起坟头一样的水包，越来越大，形成一堵惊涛骇浪的水墙。捞河利者被水墙砸进去。岸边的人惊呼，尖叫，顺着水流跑。被救的，救人的，开始像一溜拉链，后来散乱成开水锅里的饺子。奶奶的爸爸自小运河边玩水，玩成了一只水猫，他救上来两个人，体力消耗殆尽时，一条黑鱼，砸出一大片浪花，振臂，滑开一道水槽，向他抓去。

奶奶抱着气若游丝的爸爸，看着救爸爸的那个男人。他挣扎着试图站起来，原本一条硬邦邦的汉子，几次抬腿，都没成功，尔后，重重摔在地上。奶奶极柔极轻地擦着他的脸，使他睁开眼睛，看到俊

美的奶奶和一碗鲜鱼汤。

老人没陪他们多久，留下了东厢房里的渔具就走了。东厢房墙面上，楔着木楔，挂着撒网、挂网、粘网、网罩、地笼、迷糊网，昏晃还戳着渔叉。爷爷同样喜欢水，看到水就兴奋，从水的流动缓慢，鸟的起落方位，水草的深浅颜色，就知道哪儿有鱼没鱼，爷爷抢、摸、挂、撒、叉样样精通。但奶奶不让爷爷用这些渔具，奶奶只吃爷爷钓的鱼。

奶奶有私心。钓鱼不但陶冶情操，还能磨炼意志，锻炼耐力，达到一个“静”字。爷爷不用渔具，就不下水，那个悲惨的画面，碑文一样刻在她心上，奶奶认为不下水就没意外，还有爷爷在这钓鱼，不会淡出他的视线，这样踏实。爷爷是家，是港湾，是小船出入港湾拴缆绳的那块基石。爷爷不是每天都钓鱼，他和奶奶要依赖大地，保证五谷丰登的同时，让奶奶有鱼吃。钓鱼，也是钓意思。

生了爸爸和两个姑姑后，屋里多是快乐和鱼香。奶奶剩余的爱才是爷爷的。爷爷钓到小鱼，奶奶会说：“放回去吧，它从北京游到这里，才长这么大，等它游到杭州返回来，再下锅正好！”爸爸和姑姑们大笑，爷爷不笑，爷爷想变成一

条鱼，游回家乡，但他不能，爷爷在救老姥爷的时候，也是自救。运河边上青色房子里，有他经营着的义务和责任。

奶奶爱吃鱼，先从爱做鱼兴起，运河多鲫鱼、鲤鱼、草鱼、鲢鱼、鳙鱼、鲑鱼，她来者不拒。可以烧吃，抠巴抠巴腮，摘除内脏，加点盐，用蓖麻叶子包好，放在灶膛余火上，少时，扒出，叶绿叶鲜，仿若生时，但芳香四溢。奶奶还可以蒸、烤、炸、煮、熇，样样做到一丝不苟。

有串门的也要来：“婶，我想吃炖鲢鱼，再来一碗鱼咸肠，要有鱼肚脐的那种，另外，还有玉米饼没？”奶奶就笑着应答：“你个崽，我又不是开饭店的。”来人说：“问题是，饭店花钱买不到！”

爷爷喜欢吃酥鱼。奶奶给他做，这种鱼是用咸菜疙瘩和鲫鱼，要把鱼做到酥若无骨，咸菜疙瘩才有鱼味，比鱼好吃，爷爷原先也不喝酒，每晚奶奶逼他喝一杯，一杯也就二两，有时爷爷喝着掉泪，奶奶就抱着爷爷的头直到汗干。

这些吃的鱼都是爷爷钓来的，爷爷钓到姑姑们出嫁了，钓到爸妈去了城里，只余我守着老了的奶奶，和奶奶看着老了的爷爷钓鱼。

60年的垂钓，让爷爷不为世事所动。那天，突然激动，离开马扎，佝偻着身子急急忙忙往家赶，进东厢房，抄起渔叉。这一刻，奶奶心神大乱，嘱咐我别下石岸，跟着爷爷腹热心煎地来到水边。

进入奶奶眼帘的是一条大鱼，墨色背脊，门板一样长，两根长须轻摇慢拢，嘴一张一翕，吐着深奥的气泡。爷爷举起重渔叉，奶奶抱着爷爷举着渔叉的胳膊，不说话，轻轻摇，轻轻摇，摇到脸上的泪水像凿开两道河。

爷爷的家乡在哪？爷爷不说，奶奶不问。也是那天，奶奶流着眼泪说：“要不你回吧？”爷爷看着深邃的天空，沉默很久说：“运河有鱼，我就不回！”奶奶心里一个热浪一个热浪的，奶奶说：“要是这样，运河有鱼，我就不走！”奶奶嘴里的“走”，让爷爷老泪横流。

运河在如烟的四季里衍生故事。除去雨季，河水漫过芦苇穗头。奶奶照样吃鱼，她身体的每个细胞已被鱼香浸透。爷爷照样钓鱼，爷爷选择钓鱼的角度，奶奶站在门口总能清晰看到，河道密匝匝的芦苇在风里摇曳，蓬起的芦花满天飞舞，水鸟岸边安居，或空中集翔，水淙淙，波纹粼粼……

典故

# 倒两筒

吴俊泉

倒两筒，过去沧州城里一种卖水行业。过去的沧州城里，绝大多数人家都用运河的水。离运河近的，用一条木制或竹制的扁担，挑着两只水筒去运河里挑水。但也有不少人家庭经济条件较好，就出钱雇人去运河里挑水。时间一长，不少人就做起卖了水生意。他们专门从运河里挑上两筒水，沿街吆喝着：“卖水来——卖水来——”。后来，他们把“卖水来——”改为“倒两筒——”。可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改动与河爷有密切的关系。

入冬以后，运河和减河都结了冰，河爷不能下水摸鱼了，那一亩三分地里也没活儿干了。河爷就加入了城里卖水的队伍。每天起早儿，挑上两只水筒到城里去卖水。

话说这一天，河爷挑着满满的两筒水，在街上吆喝着：“卖水来——”。巷子里走出一位女人，她向河爷招招手儿，说她要买水。河爷停住脚步，定眼望去，见这女人30多岁，梳洗打扮端庄靓丽，不由得眼睛一亮。那女人见河爷挑着满满的两筒水，愣怔了一下儿，说道：“呀，两筒呀！我家里水缸小，只能倒一筒，你卖吗？”河爷愣住了，心想：你只倒一筒，剩下的那一筒俺怎么办呀？可他瞅瞅那女人一脸的无奈，就立刻说道：“卖！倒一筒也卖！”女人满意地向他一笑，转身向巷子里走去。河爷挑着满满的两筒水紧跟在后边。女人走到巷子尽头儿，推开两扇木板门走了进去。河爷也跟着进了院子。

院子不大，收拾得干净整洁。女人说：“进来吧，水缸在屋里。”河爷把两只水筒挑进去放下，女人指指灶边的一只小水缸，说：“我这水缸太小了，只能倒一筒。”河爷就提起一只水筒小心地把水倒进缸里。女人付了一筒的钱。然后歉意地说：“你看，这一筒你怎么去卖呀？”河爷说：“没事儿，我再去挑一筒。”说完，把一头儿有水的水筒的扁担往肩头这边挪了挪，一只胳膊搭在空水筒的扁担上用力压着，起身向屋门外走去。女人一直送到院外，望着河爷吃力行走的样子，心里说：“唉！真是为难他了。”

三天以后，女人那只小水缸里见了底儿，又得买水了。她刚打开院门儿，就见河爷已站在了门外，他身边两只水筒有一只是空的，她顿时愣住了。这时河爷说：“我估摸你那小水缸的水用完了，给你挑来了一筒。”女人的心猛地慌跳了一下儿；脸也觉得一阵发热：“哎呀！你看，这……”这时，河爷已把那只水筒提到手上，三步两步地跨到屋里，极小心地把水倒进小水缸里，接过女人给的钱，挑起两只空水筒走了。女人一直送到巷子口儿，对河爷说：“你再挑两筒吧！我不倒一筒了，我倒两筒！”河爷心生疑惑，但没说什么。

转眼三天过去了，河爷按照女人的吩咐，挑了两筒水来到巷子口儿，见那女人已站在了那屋。她向河爷点点头，转身向巷子里走去，河爷紧跟在后边。当河爷把水挑到屋里时，一下子愣住了：见灶台上、地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盆盆罐罐。女人瞅瞅愣怔的河爷说：“一筒倒在缸里，一筒就倒在这些盆盆罐罐里吧。”河爷的心猛地跳了一下，脸上一阵发热，不由得亮起了一双眼睛，由生以来第一次定定地瞅起眼前的女人。女人觉得不好意思，笑笑说：“这样，你就用不着费劲挑一只水筒了。”硬邦邦的河爷眼眶里顿时涌满了热泪。他把一只水筒的水倒进小水缸里，又把另一只水筒的水极小心地分别倒进那些盆盆罐罐里。

待他直起腰来时，女人已把用温水浸过的散发着浓浓香气的毛巾举到了他的眼前。河爷愣着，不伸手去接。女人就拉过他的一只手，把毛巾伸在他的手里，柔声说：“擦擦脸上的汗吧，要不，河风一吹，会着凉的。”话语温柔得就像一股暖暖春风，吹到他的脸上，吹到他的心里。女人清楚地看到，河爷擦汗的手在频频颤抖。女人又说：“下回你再来，在巷子口儿吆喝一声，倒两筒——，我就会立刻给你开门。”河爷深深地点点头，手擦汗的毛巾还送给女人。女人接毛巾的手碰在了河爷的手上，河爷顿感一股热流触电似地传遍周身。

从此，每过六七天，河爷就挑着两筒水，在巷子口上大声吆喝：“倒两筒——”，很快女人就打开院门将河爷迎接进去。

日久天长，这件事被其他卖水的知道了。不少人也挑着两只水筒，在巷子口学着河爷的声音吆喝：“倒两筒——”。女人出来一看不是河爷，扭身进了院子，接着“哐”一声关了院门。人们虽然一次次地都吃了闭门羹，但还是不时地挑着两只水筒，学着河爷的声音，吆喝一声：“倒两筒——”，然后悻悻地离去。

不知从哪天起，沧州城里卖水的人们，都把“卖水来——”改成了“倒两筒——”了。据说，“倒两筒”这个卖水的行业，一直到沧州解放后，全城都通了自来水才告终止。但，“倒两筒”却在不少人的心里成了难以忘却的记忆。

风物

# 愉快的邂逅

杨蕊

首饰设计师和陶艺制作人，在一个秋天愉快邂逅了。

执著、坚定、敏感，以及无数的热爱，金晓蕊、张府成，一个“90后”和一个“80后”，在各自对艺术的追求中，撞击出创作火花，共同播下一粒艺术种子，埋头耕耘大半年后，终于有了完美的结局。

“五一”节时，“BEAUTIFUL BEAUTY”首饰设计及陶瓷器物融合作品展，在沧州运河岸边禾家陶社举办。按照烧制工艺区分的六个系列几百件作品美丽呈现，这是沧州首次举办以当代语素为主题的个人展览。金晓蕊设计的这些大大小小的首饰及相关衍生陶艺作品，以其独创性，撞击着沧州市民的眼球。

20世纪80年代晚期，当代艺术思潮由西方涌入中国。金晓蕊选择学习珠宝设计专业是因为内心喜欢，而沧州的艺术生极少选择这个专业。由于受中西方文化双重教育的影响，金晓蕊这一代年轻人的作品有了当代艺术的诸多特性和文化针对性。

金晓蕊展览主题的创意，来源于在北京服装学院学习时的毕业创作《被消费的美丽》。她从接触女性主义的开山鼻祖Judy Chicago观念作品开始，有了更多对人性的认知，性别的差异使她更多关注女性主义的艺术实践，逐渐将女性主义作为研究方向。毕业后继续在英国皇家艺术学院读研究生，当她在伦敦看了Damien Hirst的展览，脑洞大开，创作出《NO.404》《REBORN》两套首饰设计作品，参加了2021年国际首饰双年展。

金晓蕊以女性主义为主题，试图借鉴女性主义艺术观念和语言方式，反观内心世界象征性的表达，在作品中展现着一个个生命的独立体，让生命重新有了表现力。她有意跳开传统首饰的表达范畴，寻找能够使实体化首饰更加贴合概念的创新性，将女性主义首饰的表现形式从惯常的思维中分离出来，并对生命意识与相关体验的关注，以及方式、材料与感觉直接对应的表达等，更多体现作品的商品化概念并传达出女性身体的艺术性。这些人身体局部的矫健美姿，被多种釉色包裹，冷的暖的，黑的白的，光华毕现，这便是自然中最美的样子。

以无限的形态关注身体，不断拓展身体的边界，是金晓蕊完美表

现这些作品的初衷，她的作品随着理念的深入具有更多的识别性。当这些被解构的，以身体为主体的作品静静呈现出自然的和谐，走进我们的生活时，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存在空间。

在烧陶的冬天，突然炸窑了。有些不知所措，雪后的寒冬里，鲸川窑的主人张府成的心情降到冰点，不但窑体损坏，很多作品也都废掉了。就在临近展览的前几天，他又赶烧了最后一窑，都是现做的一些大件展品，将近20个小时的烧制，这些作品逐渐在蜕变，由柔软的泥变成坚硬的瓷，完美呈现了最初的设想。这个春天让他看到更多希望，心情也渐渐舒展起来。

展览的作品，从建模、翻模到拉坯，从素烧、打磨、修胎，再到最后的高温烧制，所有传统制瓷工序都是在沧州完成的。有人说，在北方烧窑由于气候和湿度的差异太大，会影响烧制效果，张府成偏偏不信，执著不懈地尝试着。在景德镇，拉坯、修胎、上釉的师傅都是只干一样，每个工序独立完成，而张府成因为喜欢这项中国传统技艺，用了3年时间学习制瓷的各个基础工艺技术，拉坯修胎，上釉吹釉，一直到最后烧窑都是自己一人完成，创作这些作品的半年中他付出无数的精力。在经历了秋、冬、春3个季节，克服了气候、环境、材料种种工艺难度，最终呈现出多种釉水的创意设计作品，这是对专业技术极大的考验，也是对个人艺术态度的考验。有一件器物，张府成先分段烧好，最后金晓蕊再以首饰珍珠镶嵌的工艺结合到一起，要严丝合缝，烧好难度更大。

这次展览的作品是材质的融合、观念的融合和工艺的融合，张府成并不独擅一家，而是跨越了地域工艺的界限，利用日本、韩国、欧美等独特的烧造特点，白泥、黄泥、红泥、朱泥、灰泥、黑泥，哥泥、铁砂、铁胎等，他都尝试，后期加入脱胎工艺，见素抱朴，五色六彩皆可见。

张府成说：“最难熬的是冬天，工作室的温度基本和外面一样低，虽寒彻骨，但心火热，常常就是我和晓蕊两个人面对面，她说我做，冷的暖的，黑的白的，光华毕现，这便是自然中最美的样子。”



一水连通

杨蕊文作

行走

# 河边桑林

李占武

家离运河西岸只有300米。夏日的清晨，登上堤岸，沿着景观带一路向北小跑。丝丝清凉的微风，轻轻地吹着脸，甚是惬意。“咕咕、咕咕——”几声鸟叫，我下意识地仰面寻去。两只鸟儿忽闪着翅膀，旁若无人地远飞而去。

运河边上这一带农村，曾流传这样的老俗语：鸪鸽啄了鲜麦粒，开口叫声就有劲；鸪鸽吃了甜桑葚，液汁润嗓就圆韵。听老人们讲过，其实当地老百姓过去不知道这种发出“咕咕”叫声的鸟儿叫什么名字，就只好随着它叫出的声音管它叫“鸪鸽”了。其实，这种鸟儿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布谷鸟”。平时，布谷鸟很罕见且又不经常开口叫，只是在立夏后的小满季节啄吃了灌足面浆的鲜麦粒，它才会张口叫。然后再吃熟透的桑葚，待甘甜的液汁润透嗓喉，才能叫出圆润清脆的咕咕声来。不管这种说法是否科学，但人们都认同这一说法。这“咕咕、咕咕——”的旋律，犹如为劳累的庄稼人送去的欢乐与开心，如同为金色大地献上的美妙赞歌。

景观带位于河道与西堤岸之间的二河套。随弯就曲的河套宽窄不等，最宽处足有两公里。几棵大桑树就在这里无障碍生长，不知有多少年了。靠近西堤岸的那棵最粗壮，我称它为“桑树王”，远远望去呈三角形的大树冠像一艘大船。站在枝繁叶茂的树冠下，犹如走进山谷，“桑树王”在新移植的众多

树木中，鹤立鸡群地实锤了龙头老大的显赫地位，成为整个景观带内地标式大树，粗犷、雄伟。

这里曾有一片古桑林，长年累月生长在杂草丛生的二河套里。那是上世纪70年代，那片桑林呈现的是一种破烂不堪的荒凉。或许是冬季的缘故，黑不溜秋的树干，裂纹、干巴；光秃秃的树枝蓬乱萎枯，死气沉沉的整片桑树林，垂头丧气地杵在长满芦苇及枯草的荒地里，半死不活的。好像一个乞丐老叟，呈现出一副折腰拉胯、佝偻低矮、直不起躯干的生存状态，让人生发一丝怜悯与同情。在以后的年月里，兴许是没人管理的因素，大批年老体弱的大树和生命抵抗力弱的小树，因经不住风吹雨淋的摧残及病虫害的侵袭逐渐枯萎死亡，而寥寥无几能够活下来的，均是年富力强的粗壮大树。

桑树的生命力和繁殖能力都极强，从来不讲究土壤土质环境和土地条件，以顽强的生命力促发的生长力，使树根遍地串延野生，到处发芽、开花、结果。据说桑树的根系能在坚硬的地下爬出几十米或百米处的地方去繁殖，哪怕是压在大石头底下或房屋墙底下，细毛根都会从狭窄的砖缝里钻出来。俗话说，树荫多大，树根多长，此话半点不假。在修建景观带平整土地时，挖掘机就从靠近西堤岸边那棵“桑树王”几十米的地方，挖出了一条丈余长、胳膊粗、深黄色大树根，放在地上活像爬卧着的一条大土龙。每年春季，当桑树刚刚长出嫩小的桑叶时，调皮的孩子们便铆劲撑着桑树枝撸下一串串小桑叶去喂蚕宝宝，直至把能够得着的粗细桑枝全都撸成一叶不挂的“光杆司

令”才肯罢休。待桑枝上重新长出嫩叶后，又是新一轮的一扫而光，直到反复几次才肯罢休。

景观带内的那棵大桑树，享受着浇水施肥待遇，挂满丰硕的桑葚。黝黑的桑葚，像油光发亮的黑珍珠舒服地垂吊在细小的树枝上。在耐不住性子时活像一个期盼“一朝分娩”的婴儿，“葚”熟蒂落地极力挣扎着脱离母体的束缚，像跳水运动员那样从高空翻腾而下，接二连三地“吧嗒——吧嗒——”落在草地上，一团团、一堆堆地拥挤在草窝里。从伸向西堤岸桑树枝上掉下来的桑葚，经过人踩车碾，竟把地面染成了黑黑的一片。而在那几棵大桑树下，早就招引来大批提兜挎篮的“捡落”人，猫腰撅臀地拾拣藏在草窝里的桑葚，待一个个兜满盆满回家时，便露出满嘴黝黑的笑脸。

农谚说得好，桑树全身药，桑葚药中宝。柳宗元《闻黄鹂》诗：“西林紫葚行当熟”。桑树上出的菌，称为“桑葚菌宝”，呈铜黄色的“元宝”形，因价值昂贵，亦称“葚宝”。张华《博物志·异草木》：“江南诸山，大树断倒者，经春夏生菌，谓之椹”。叶、果、枝、根、皮等均可供药用，其“桑宝菌”亦为珍贵药材。由此，桑树有着“树中之王”的说法。

多年后，那片古桑林依然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迹；而如今留在景观带内的那几棵幸运大桑树，在给人们带来美好印象的同时，更是成了一道具体的风景线。连很挑剔的“鸪鸽”鸟儿，在这个季节过它们成熟的甜桑葚后，都会欢叫出“咕咕”的脆声，而后展翅飞向远方……

汉诗

# 大运河

赵贵靖

大运河里  
流水托举着孕育了千年的花朵  
一切恰到好处  
从南至北 花儿次第开放  
沿流水的方向  
候鸟就能找到家  
仿佛妙不可言的坚守  
鸟鸣滴落树梢

流水拥着石头向前  
埋头的乡村与昂首的城市  
一水相牵

河水顺地流淌 像母性的呼吸  
像祖先放牧的羊群  
一路开枝散叶  
像族谱凝结了亲人的体温

御碑古镇码头  
将一种魔力与神奇  
日积月累

沿着运河行走  
就有了走南闯北的底气

与河水相望

金色流光里  
风将城市的倒影立起来 向高处走  
此时 故乡的父亲也坐在暮色的河水

眼里是一片辽阔的安静  
我像一株芦苇  
弯腰贴近爱  
让运河这根绳子拴牢